

情燦冰心

情燦冰心

唐 紫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绝代美人系列

情療冰心

（台湾）唐 紫 著

★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605—361—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今儿个是年后的第一天开市人，人潮汹涌，延续着农历年欢欣鼓的气氛，从各个角落传来的声响闹烘烘地直吵上了天顶。

突然，从北城门开始，人群恍若潮水退岸般，迅速向两旁散去大呼尖叫声响彻云霄。

“闪开闪开，不闪就砍。”金兵达达的马蹄声催命似的，贩子过路人尽皆仓皇失色。

“喂！别挡路！”领头的金人对动作迟缓的老头儿大喝一声，上大刀已经举起，就要挥下。至于那老头儿，就这么呆愣地看着巨大的人马辗来，不能反应。看样子，这个摆算命摊的老头儿注定会成为刀下亡魂。就在

情嫁冰心

千钧一发之际……。

一道黑色的身影以秋风扫叶不留痕之姿飞卷而下。

旁人只觉眼儿一花，火星点点伴着清脆的“铿锵”声一

绝 闪即逝。

代 老人毫发未损地立在路边，身旁站了个顾高伟岸的

美 黑衣男子。

人 “公……公……公子爷，谢谢。”在鬼门关前转了

素 一圈回来的老头儿，惊魂甫定，声音仍抖得厉害。

列 “老伯，您客气了。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”项玮

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微笑道。

“不不不？”老头儿抹抹额际吓出的冷汗，大喘口气。“这救命之恩……。”

“既是晚辈能力所及，岂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”项玮温和有礼地说，点了个头，便欲离去。

算命的老头儿眼见救命恩人身形逐渐远去，心头可急了，边追边扯着嗓子大喊。“喂喂喂……。公子爷请留步，公子爷请留步。”

项玮听到后头的脚步声，只得停下。一转过身来。

情 燎冰心

原

书

缺

页

原

书

缺

页

了个揖表示感谢。

算命老头儿刻划着风霜皱纹的脸，堆起淡然而实在的笑。他轻轻向这个救了自己一命、俊朗不失英挺的年轻人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缓步离开了。

项玮望着算命老伯的背影，竟微微发起怔来，他究竟该做何选择上天容不容许他找着他的小宁儿。

恍惚中，挟着料峭春寒拂面雨过的风里，隐隐传来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，吟道。“绿由上苍定，情乃前世牵，执深岂能改，念切难回天。”

执深岂能改，念切难回天……。

项玮深深吸了口气，宁儿娇俏的脸蛋立时在跟前盈盈地笑着，却让他心疼惶急起来。蓦地，他知道决定会是什么了

不管如何，他要赌这一次。

寻得，寻不得若是天注定，那么，就让他自己的命运赌这么一次吧！

“此时的江南，梅子不知熟了没？”他望着一碧如洗的天空，喃喃道。

项玮向西行，顺着商队的路线，已经越过金、夏边界，来到大夏境内。在归云庄未解散之前，他也曾数次造访，却万万没想到再踏上河西这块土地，竟是为了寻找宁儿。

晌午时分，日头正炙，饶是这里的气候较江南凉爽，走了一上午的路，仍不禁让他觉得有些燥热。项玮抬头看看天，手背在沁出汗的额际胡乱抹了抹，心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稍做歇息。

“唔……有水？”在如此乾旱缺水的地方，居然能听到水声淙淙，称得上是奇事一椿了。项玮循着声音的来源，走了过去，却在乍见湖泊时，顿时一僵

是个年轻女子“末着半缕，亭亭立于湖心，清澈的水面在她胸前优美的曲线昼上一道水平。乌丽的长发如垂瀑直不，暖阳照射在发髻落灿灿光影，衬得凝脂如玉的肌肤更加雪白粉嫩。

她合着双眼，樱唇那一点丹朱，在绝美的五官形容上绽着亮艳，两手十指在胸前绾拈成莲瓣全绽状，静静地没露半点声息，宛若白玉雕琢成的仙女像。

项玮不带半点亵渎地直盯着她瞧，浑忘了“非礼勿视”的规矩。

突然，从湖岸另一边传来杂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几个男子的低语交谈，项玮凭着深厚的内力，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那妖女正在练功，乘机杀了她。”

“机不可失！咱们快动手！”

“这回绝对要她命归阴曹。”

紧接着，一枝枝长箭疾射向那女子。

项玮对女子的来历都不清楚，但不管如何，孤身女子受到一群大男人围攻，他岂能坐视不管。

“住手！”他大喝道，翻腾起身，顺手抄不两枝箭弩，在几个大汉的面前落了地。“你们暗箭伤人，合力对付一个女子，羞也不羞？”

几个大汉对望一眼，半句话也不说，很有默契地向他出招。

饶是项玮练就一身好武艺，这些人出其不意的攻击，纵然伤不了他的半根寒毛，但也实让项玮一时之间

无力顾及那女子。

“那妖女逃啦。”其中一名大汉趁攻守之际向湖中瞥了一眼，发现早不见人影，便大声地喊道。

绝代 众人均戚错愕，失望之情溢于言表，当不全收了手。

美 人 “也罢。”深叹口气，为首的大汉瞅了瞅这个身手不凡的小夥子，心中已有计较，此刻他们不宜多树敌。于是，不再多言，打了个收队的手势，便率众怅然地离开了。

“姑娘？”见人行渐远，项玮迴身寻找适才那位女子，他知道，她其实并未离开。“姑娘？”

只是，湖中确实没有她的情影。

难道……难道……。念头方起，再也无法顾及其他，项玮深吸了口气，跳入寒冻彻骨的湖里。

血腥的味道随着休目的鲜红慢慢扩散开来，他看到了她。

她全身赤裸，右肩上头插了枝羽箭，左手勉强地攀住大岩。只是逐渐模的意识，让她的纤指已无力再支

情 媛 冰 心

撑。终于，她晕了过去，白玉的身子像透明水泡般轻飘飘地往上升……。

项玮连忙游过去，一手揽抱住她的腰，逆着水流使劲向上游，尝试救这宁死也不愿被那群大汉发现的倔强女子。

“波扎”一声，好不容易两人突破水面，上了岸，只见项玮的眉发指角全复了层薄冰，不唇兀自震颤着。

那湖水，可是初融的冬雪呀！

“姑娘，姑娘？”他急急拍了拍她的颊，唤了两声，没反应，原本胜雪的唐色，如今已因失血过多而呈现惨白。

项玮见情况不对，立刻封住她的要穴，吸气，运动元功，拔出箭簇。女子无意识地痛哼一声，仍是昏迷不醒，浑身打着冷颤。

不！这样不去不行，他必须做点什么，否则，这个无名女子铁定会成为薄命红颜的其一例证。

“小娘子，醒了没？”老妇将刚熬好的虎耳汤拿给项玮，关心地问道。

“还没醒，可能是累坏了。”项玮没有对两人的关系多做解释，含笑回答。“谢谢婆婆关心。”

那女子仅里复着他的御寒斗篷，又让他搂抱在怀，横瞧竖看，项玮和舫怎么都不像连名字也互不知悉的陌代生人。为了省不说明来龙去脉的麻烦，并且维护那姑娘美的清誉，对于老妇的误解，他选择了单全收。

“没什么啦，只是你也该多注意些，怎么会让自个儿的娘子跌不湖去呢？你别看日头大，这个时节的湖水可寒了呢……。”老妇叹口气，喃喃地开始叨念。

项玮向来好脾气，更何况，好不容易才在景凉山不找到愿意让他们暂借一宿的人家，而这位老婆婆又是出自好心，所以他就索性陪她聊了起来。

“婆婆，怎么没见您的家人？”

“我有个孙女儿，叫做婵铃，她在寒水神宫服侍帝女。”老妇虽然依旧摆着笑容，但神色间流露出一丝寂寞。

“寒水神宫？帝文？”项玮蹙起眉头，怎么这个组织他从末听闻？照理说，以过去归云庄对西域一路的资料

掌控，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讯息才是。

“是啊……寒水神宫……”

“唔……。”就当老妇要解释时，房内传出一声嘤哼。

“我进去瞧瞧。”项玮起身，向老妇点头一笑，看来，是那位姑娘醒转过来。

冰珀悠悠醒转，乍见的光亮让她的眼瞳瑟缩了一下，好一会才看清楚四周环境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哪里？”

她蹙起娥眉，许多影像纷乱而至。在昏厥过去之前仅存的印象，是当湖中练功之际遭到如雨飞箭的突袭，她身中一箭。

“醒了吗？”是个沈厚的男声，是他救了她的？背着光线出现的他，让她瞧不清楚他的相貌。

“唔……”她挣扎地要起身。

“你别急着动，小心伤口又裂开。”项玮别不身，轻力地按不她的肩膀。他早该可以料到，跟前这个宁死也不愿让人擒服的好强女子是不肯卧床示弱的。

冰珀瞥了他一眼，仍是倔着脾气，困难地撑起身子，这才发现身上着了一件过大的衫子，显然不是她原本的衣裳。

绝代 “姑娘，请你见谅，事出紧迫。”项玮看她往自个儿身上瞧了一眼，不待她说话便作解释道。

美人 冰珀以手按了按右肩，疼得她咬住了不唇，俯首低垂独自沈思着，并不搭理项玮，仿佛跟前没这个人似的。

列女 项玮微微皱起眉头，虽说施恩不求报，不过，这位姑娘的反应也太过冷淡了吧！

无妨，但至少该向老婆婆道谢才是。“该一块儿去向这里的主人说声谢，毕竟是她愿意收留我们的。”

冰珀还是置若罔闻，按着伤口，硬是踉跄着脚步往门口走去，右手的紧握成拳泄露她正极力忍着剧痛。

他的眉头纠得更紧了，怎么会有这种闷不吭声，对任何人情事故全不放在眼里的女子？如果是宁儿，对于陌生男子瞧见自个儿房子一事，绝不会表现得事不关己。如果是宁儿，对于别人的帮助救命之情，更不会冷

淡到视若无睹的地步。如果是宁儿……如果是宁儿……

想着宁儿可能会有反应，项玮竟微微怔忡了起来……。

“小娘子！你要往哪儿去啊？”

外头，老婆婆的大声呼喊将他唤回现实，对老婆婆留不一个歉然的微笑，项玮赶忙跟了出去。

“姑娘，姑娘？”他在她身旁连喊了雨声，她一概维持相应不理的态度，依旧颠簸着脚步向前走，压在伤口上的左手指缝间已渗出了血红。

这下子，项玮索性拉住她的右肘，不客气地道。

“喂！你停不来！”

冰珀急着回神宫，冷冷地丢不一句。“让开！”

“你……”项玮最后的一点耐性已经快教她给消磨光了，他顾长的身躯拦在她身前，难得的硬脾气全让她激了出来。

“放开？”冰玷见他执意甚坚，终于抬睫，水灵灵的眸子头一回正眼对上他的眼。

“姑娘，你可以不对我表示什么，但是你不觉得这

情煊冰心

样掉头就走，对帮了你的老婆婆很是失礼吗？”

“你说完了吗？要是说完了，别再挡我的路。”她略微扬起下巴，冷冷地道。

绝代美人 乍听之下，项玮真是打从心底冒出了火。“你……”她是存心要逼出他向来少有的怒气吗？然而转念一想，这原就是一场意外，那么他又何需耿耿于怀。

“你走吧！”他放开加在她右臂的箝制，淡淡地说。至于老婆婆那里，他自会打理。

冰珀见阻力既除，一语不发便继续前行。右肩的痛楚已经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，漫天卷来的晕眩感使她知道自己有再度昏厥过去的可能，但是，她仍是执意离去，即使每踏出一步，需要花费她全身的气力。

项玮佯着来时路慢踱回去，不经意地浮起那个冷漠女子强忍疼痛、紧咬不唇的模样，越想越不安，负伤沈重的她走得回去吗？会不会在半途昏倒了？倘若又遇到那班意欲狙杀她的人呢？

一连串的联想，像滚雪球般，使他毅然决然地回头寻她。这回，说什么也要她回去养伤，即使得用强的也